



童大林 刘吉

春雨行

——对全球发展战略的探讨

经济科学出版社



童大林 刘 吉

春 雨 行

——对全球发展战略的探讨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春 雨 行

——对全球发展战略的探讨

童大林 刘 吉

*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 5.75印张 110000字

1985年12月第一版 1985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31000册

统一书号：4312·146 定价：1.25元

目 录

一、巴黎的思考·····	1
二、在恩格斯纺织厂的遗址上·····	14
三、企业经济与企业家·····	58
四、世界产品·····	78
五、太平洋时代·····	93
六、中国的崛起·····	117
七、马克思墓前的沉思·····	140
八、还是贫穷与愚昧·····	153
九、和平与发展——国际经济合作·····	169

巴 黎 的 思 考

1985年3月22日上午，我们驱车来到爱丽舍宫。法国素以自由著称于世，衣着、谈话、接待等等都是不拘礼仪，比较随便的。但是，这里毕竟是政府首脑所在地，汽车被守卫在大门口的几位警察拦住了。其实，即使没有警察，汽车也是开不进的。从地面矗立的钢柱挡在路上，恐怕连坦克也休想冲过去。当我们说明是应约与密特朗总统顾问雅克·阿塔利（J. Atali）会见时，警察闪开了，钢柱自动降到地下，汽车缓缓地进入了院子。这是座不大的院子，十几辆汽车停在那里已经显得空间所剩无几了。我们下了车，就被引进大门旁边的传达室。陪同我们的法国朋友与传达人员进行联系，显然有约在先，一位中年的先生向我们微笑了一下，就引导我们穿过庭院登上爱丽舍宫的台阶。然而，我们没有欣赏或者说忘了欣赏爱丽舍宫雄伟的建筑，因为给人印象更为深刻的是站在大厅上的那些侍卫人员。他们个个高大魁梧，身穿红色制服，外套着黑色燕尾礼服。胸前、臂端，也许还有腿侧，那银色或金色的服饰比四周的大理石更令人眩目。那位中年的传达人员把我们引

入大厅后就默然地回去了，迎接我们的正是这样一些中世纪的武士。侍卫长彬彬有礼地微微鞠躬，伸长手臂请我们到大厅旁的衣帽间去。衣帽间的侍卫是一个面目十分清秀的小伙子，配上这身服装，更显得无比英俊；然而，他只是一件又一件默默地接过我们的大衣。所有这一切都似乎在无声地进行。侍卫们没有一丝笑容，甚至可以说没有一点表情。肃穆的礼仪，机械的动作和程序，使我们一下子忘记了自己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好象回到古典小说描绘的路易王朝时代，又好象跨越到几个世纪以后智能机器人的天地。随后我们访问英国，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府里，特别是在温莎尔宫所看到的门卫，不仅装束更古更奇异，而且简直象座座塑雕一样，纹丝不动，我们才感到爱丽舍宫所见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了。这是人们偏爱传统，还是传统禁锢着人们？也许两者都有。欧洲经过最激烈的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历时几百年，尚且如此；我们不能不油然想起我们的祖国，几千年封建传统无论如何是决不可忽视的巨大的力量啊！

一位外事官员从楼梯上下来迎接我们，并把我们引导到楼上一间休息室里等候会见。这位官员穿着讲究，举止文雅，带着一付亲切的笑容，谈吐不快不慢，声音不高不低，不失分寸地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关心地询问着到法国来生活是否习惯，在各处访问收获大不大……。在我们回答的时候，那专心致志地倾听的神情，实在令人感动。这也许就是一位现代外交官的典型形

象吧。不久，左边的一扇门急速地开了，一位中等身材、戴着一副眼镜的先生急匆匆地走了出来，急匆匆地和我们握手，又急匆匆地安排我们进了他的办公室，请我们在办公室的一角坐下。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定神看看周围的环境，他就开口了：“我叫阿塔利。十四年前我在大学教书，曾与学生们一起去中国，停留了两个月。当时你们政府的计划委员会曾接待过我们。我曾经研究过中国经济问题，所以对中国现在的变化很有兴趣。”这就是阿塔利，工作节奏象一阵旋风一样，甚至他的讲话也是象急风骤雨一样，滔滔不绝一泻而下。只是在他倾听译员翻译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认真地注意着他。如果我们文学家的话，那是一一定要对他的形象大大渲染一番的。然而，我们只能在笔记本上记下：“隆鼻，浓眉，长睫，棕色头发略显散乱，络腮大胡子刮得一干二净。还有，带着一付深度眼镜。”他的穿着朴实随便，以至现在我们怎么也想不起他穿的服装究竟是棕色、深灰色还是暗蓝色。这就是著名的阿塔利教授？他被誉为当代法国最权威的两位经济学家之一。一位是德斯坦总统时期的前总理巴尔，而这一位如今是密特朗总统最亲密的顾问与助手。经济学家与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

我们首先简要介绍了我国近几年的伟大变化，改革与开放，介绍了邓小平同志关于我国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再过三十年、五十年接近西方发达国家水平的战略构思，并说：“中国有许多经济学家和其他理论工

作者，正在研究这个跨世纪的命题。开始在议论一门新的学科——现代发展战略问题。我们对这个课题、这门学问十分有兴趣。因此，这次与您会见，不是作为中国政府的官员，而是作为战略问题的研究者，进行一次不拘形式的交谈。想向您，一位著名的经济学教授，而不是总统顾问，请教几个问题：第一，当前法国经济发展战略是什么？第二，今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将是怎样？第三，中法经济合作的前景如何？……”

“请等一等。”阿塔利先生急速地站了起来，走到自己的办公桌旁，拿起电话交待了几句，又回到自己的位子上，精神焕发地说：“我取消了下一个约会，现在我们来谈吧！”看来，他原先也许只作为一般礼节性的会见，而现在他兴趣盎然了。他毕竟是一位学者，讨论学问比之礼仪应酬，他更看重得多！学者做官，不忘学问，不落官场俗套，这是很难能可贵的。

咖啡送上来了。他拿起咖啡壶给所有杯子斟满，开始了他的长篇谈话。

“我很高兴重新作为经济学教授作一次非官方谈话。我们讨论的虽然是理论问题，但与现实世界是密切相关的。因此不能不仔细考虑到当前世界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不能不考虑到各自所处的环境与地位。

“考虑战略问题，首先要对世界发展的观念有一个明确概念。所以，请允许我先概括地谈一下自己对世界未来的看法。

“从十四世纪以来，世界各国都不能不从全世界的

角度看问题了。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同外界发生关系，不受到统一的世界规律的支配。人们都在统一的世界经济规律之下来确定价格体系、消费方式、价值观念，并影响到工作程序。世界越来越走向一致。虽然出现不同社会制度、各种意识形态，还有社会不平等，虽然各国也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和不同的历史遗产，但在整个经济发展程序上是相同的。大家走在一条路上，区别只是在于发展阶段不同而已。”

不，我们不能同意这样的结论。当译员译完阿塔利先生这段谈话时，我们的脑海里立即明确地回答着。我们怎么走在一条路上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条道路，决不只是发展阶段的差异。但是，转而一想，我们也可以同意阿塔利先生的阐述。从人类整个历史长河看，人类终究都要走向最美好幸福的社会，我们确是行进在一条路上，只是发展阶段不同而已。“发展阶段”是一个十分值得思考的命题。从经济发展水平而言，法国以及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无疑走在我们的前面。他们现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一万美元以上，而我们还只有三百多美元；他们科学技术先进，生活比较富裕，而我们还是落后与贫穷。然而，从社会发展阶段而言，我们是社会主义，我们走在前面，我们是先进者，我们消灭了剥削制度，消除了贫富悬殊的不公正现象，消灭了妓女、吸毒、黑社会这些悲惨与愚昧，而这些，在法国或整个西方一如往昔。生产力与社会制度之间这种双重的不协同，构成了当代世界的根本矛盾。可

是，阿塔利先生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问题：

“当今整个世界正在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也可以说出现了深刻的危机。但是，不能简单地按照过去的危机的规律来理解面临的一切。当前的危机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衰落或崩溃，而是人类正在寻找新的出路，探求新的社会组织模式。事态的发展是曲折的，但无疑地正在形成一个更加协调的社会。在这个新模式中，下列四个方面将要发生深刻的变化：

（一）国家等级状态。即旧的力量平衡将会打破，新的实力对比关系将会形成，过去世界分为领导地位与从属地位、统治国与被统治国的状况将削弱，甚至不复存在。

（二）科学技术。新的科学技术将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三）国际货币体系。

（四）市场消费与商品交换。

所以，现在如同十四、十五世纪的危机一样，旧的秩序将被破坏、将毁灭，而新的模式将要诞生。不同的是，现在的进程更为广泛、更为深刻。

“再说一次，现在不是传统的经济危机。不是生产过剩，不是剩余价值和利润所造成的。危机是在六十年代末期开始的。具体地说，这场变革是1968—1969年间首先在美国东海岸开始的，传统的生产方式与贸易结构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现在的问题是它已波及到全世界。全世界在经历着结构性的危机。可是，新

的体系尚未出现。目前的一切还不过是旧体系的自我调节。什么经济中心转移、新的科技革命、管理模式变革……出现各式各样的说法。我不能一一评价。我个人认为，以下三点将是肯定的：

（一）高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将作为经济的主导力量。信息技术不是一个行业，而是一种技术程序，它影响一切行业。既影响最先进的领域，也影响一切传统行业。例如，传统的纺织业不会被淘汰，而是被信息技术所改造。所以，高技术实质上是一个普及问题，它将影响一切生产过程和方式。

（二）世界经济日益走向国际化，或者说全球化。人类之间的互相依赖将进一步加强。市场将是一个开放的广阔的市场。人们不仅不是为一个国家生产产品，而且不是在一个国家生产。人们将在世界各地认为最合适的地方生产各个零件或部件，又在另一个合适的地方装配，然后投入最合适的市场。专业化毕竟是最经济的。总之，一个国家的生产将面向全世界消费，消费也将是世界一统化了。

（三）经济发达国家再也不可能仅靠一方面的力量来维持自己的发展速度了，它们必须与发展中国家进行有效的合作。

“在这场危机中，还有三点不能肯定，或者说还看不出眉目：

（一）经济中心或世界中心是转移到美国？转移到日本？还是继续在欧洲？欧洲是彻底地走向衰落，抑或根

本不是那么回事？

(二) 第三世界将在这场世界性结构变化中扮演什么角色？

(三) 如何制定新的世界经济体系和秩序？包括货币体系，将会出现类似过去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吗？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走出危机，以求出现新的协调和平衡？为此必须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一) 国际债务问题。

(二) 寻找有广阔市场的新产品，或者说为新产品寻找广阔的市场，从而使世界经济增长率大大提高。

(三) 重新制定世界格局，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将建立什么样的等级关系。

这些问题，过去是依靠战争、动乱等灾难性办法来解决。我们的任务是力求避免灾难，要寻找新的办法与途径。”

阿塔利先生几乎是毫不停顿地讲着，思路敏捷，有条不紊。虽说是即兴的谈话，但如此系统、明确而有逻辑，看来是他深思熟虑过的。他的谈话闪耀着法国人的智慧。

我们以上整段地引用了他的讲话，并不尽然由于他的许多观点颇有启发。事实上，他的某些观点我们是难以赞同的，有些观点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还有一些实际上只是提出了问题，离开解答还十分遥远。但是，我们还是尽可能地记录了他谈话的要点，从这里可以了解一

位具有战略目光的西方经济学家是如何考虑当代世界问题的。的确，要了解当今世界，必须有深刻的历史感。不顺沿历史的长河而来，是无法理解现实的一切的。另一方面，对于现实世界，必须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我们可以作出某些肯定的判断，但我们应该谦虚，我们并不能洞察一切，一时还看不出眉目的就不必忙于作出结论，可以提出来进行细致的研究，也可以留作日后紧密追踪观察。我们应该承认，我们这代人不要包揽未来的一切，给子孙们规定好种种标准答案。这既不可能，也不必要。我们应该相信，我们的子孙们会比我们更聪明地解决他们面临的矛盾。我们的历史任务是，当前的矛盾是什么？我们的对策又是什么？从而为后代开拓前进的道路。

阿塔利先生还没有回到自己的座位，就继续谈了下去：

“下面我来谈谈法国的发展战略。法国的基本目标是：在这个历史性结构大转变中，如何保持法国应有的地位？或者说，如何使变革对法国有利的问题。法国决不应衰落到一个从属的地位。所以，法国对这个世界变革的希望是：通过这场危机的过渡，不是形成一个单独统治一切的中心，而是出现多中心。在我看来，至少会有四个中心：

- （一）以日本为代表的亚洲地区；
- （二）美国；
- （三）欧洲；
- （四）第三世界。

与此相应，在未来的世界经济中，将会出现四种同时发挥作用的货币体系单位，以及它们之间有机而平衡的关系。

“为此，法国经济发展的目标有五：

（一）发展高技术。主要是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并将它们普及到各个领域中去。

（二）培训人员。不仅学校教育要改革，还要大力发展各种专业培训，以造就适应科技变革的人才和解决失业问题。

（三）建立新的社会文化模式。人类不应是奴隶，而应该是自由人。在新的社会中，人类要更大地解放出自己的创造能力，每个人都要更多地发挥出自己的作用。

（四）减少浪费现象。我们要大力改造传统产业，工业要与新技术结合起来，以尽量减少资源、人力和工业能力的浪费。

（五）建立更灵活的管理体制。各个层次权力要下放，更多地实行自治管理。

“要实现这些目标，我们特别注重欧洲共同体。共同体科研经费每年约500亿美元，法国占150—200亿美元。过去由于缺乏协调，效果不理想，现在我们联合起来，就能做更多的事。所以，法国是欧洲的重要支柱，同时又要依靠欧洲来发展自己。”

电话铃又响了，阿塔利先生又不得不中断他的谈话。看得出他是一位公务繁忙的人，因此对于他如此匆忙的谈话，实在不应苛求。然而，既是一次学术性的讨论，

我们不能不有自己的认识。阿塔利先生的目光，虽然扫描了一下全球，但仍然回到了欧洲。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人一直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正如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我们始终自命为“中央之国”一般。显然，这位经济学家也没有完全摆脱这种传统的影响。他显然忽视了一个严峻的事实：环太平洋地区的兴起。环太平洋地区占有超过世界一半的人口、资源和市场，具有举世无双的潜力。特别近二十年，无论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还是贸易额的增加速度，或是高技术的发展程度，都大大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虽然阿塔利先生提到世界多中心，但是这个环太平洋中心的兴起将对欧洲意味着什么？欧洲将为这个中心的兴起做些什么？他没有足够地重视，这不能不是一个疏忽。特别是，在这个环太平洋地区，中国正在崛起。一个十亿人口（数倍于欧洲）、幅员辽阔（几乎等于一个欧洲）、资源丰富（欧洲无法比拟），已经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现代工业基础、近几年改革与开放已经取得奇迹般的成就（当全世界近年经济衰退时，只有中国仍然持续发展）的中国崛起，对环太平洋地区，对全世界的经济格局将带来怎样深刻的影响？这是每个考虑世界发展战略的有识之士都应该深刻思考的。拿破仑曾经对中国说过这样一段话：中国是一头睡狮，一旦醒来，世界都要为之震动，还是让它睡着吧。这头雄狮确实又睡了一百来年，现在终于醒了，拿破仑的后代应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法国或者说欧洲，不应该再无视中国了，更不必害怕中国，而应该欢

迎中国的觉醒，为中国的崛起作出贡献。这样，法国和欧洲将在与中国的合作中保持自己繁荣，而不致于衰落。我们感到十分高兴的是，阿塔利先生最后表达了与中国合作的愿望。当他重新回到自己坐位时，他简短地说了这样一段话：

“最后，谈谈中法关系。当今世界没有合作，一国无法发展。法国也要与中国合作，合作要达到新的水平。一方面在高技术方面合作；再方面在传统领域也大有可为；三方面还可以在人员交流方面广泛合作。这种合作对中国有利，因为中国正走向现代化，二十一世纪要成为对世界起重要影响的大国。当然，中国发展了，对法国也有利，因为这样符合我们关于世界多中心格局的设想。世界要互相平衡，加强合作。”

我们与阿塔利先生会见的时间已经大大超过预定的计划了。阿塔利与密特朗总统约会的时间到了，我们彼此只得惋惜地说：我们还有许多问题要讨论，许多观点要交流，只有留在以后的机会吧。在大家依依言别的时刻，我们才有机会浏览了下阿塔利的办公室。如果说我们谈话之处是在办公室的前角的话，那么他的办公桌是在右中部。我们是围着一个长形的矮腿桌谈话的。在矮腿桌上放着一个地球仪和一丛艳欲滴红的月季花，对于我们这次谈话倒颇具象征的意义。在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文件书籍，还有电话机和一台电视终端。在左中部是古式的壁炉，壁炉架上放着一台精制的古代工艺的座钟。在圆形的计时钟面的侧旁，斜靠着一位金色的女

神，她正捧着一本书在全神贯注地阅读着。时间呀，永远向前，没有后退；知识呀，就是力量，才使时间具有意义。我们注视了下时针：正是下午一点。

在我们握手告别的一刹那，我们才陡然发现阿塔利是那么年轻。后来法国朋友告诉我们，他今年大概是38岁。作为现代管理准则来说，大胆选拔年轻人是多么重要！法国现在的总理法比尤斯年龄也只有36岁嘛。由此想到，年轻的领导者经验不够，固然需要历尽世事的老将作为顾问，那么年老的领导者是不是应该选用气势磅礴的年轻人做顾问呢？这就算是领导科学中一条互补原理吧。

我们是1985年3月13日在淅沥春雨中抵达巴黎，开始对法国和英国的经济与科学技术体制的考察。在一路春雨绵绵中，我们先后访问了这两国政府的财政部、工贸部、科教部和法兰西银行、英格兰银行、巴黎巴银行，参观了几个大公司、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在伦敦的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参加了座谈会；同时，我们又同法国总统密特朗的顾问阿塔利先生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顾问雷德·伍德先生进行交谈。回程时，途经香港，我们又同香港经济界、学术界和教育界的人士交换意见。通过以上的种种接触，我们深深地感到，全人类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的转折中，今后十多年将决定着每个国家在二十一世纪中的地位和命运。在这样关键的历史时刻，人们都应该来关心自己国家的命运，世界的命运，人类的命运，为美好幸福的未来作出自己应有的努力！